

教学论研究的理论自觉及其实现路径

安富海^①

(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当前我国教学论研究许多仍处在一种对所研究的理论无“自知之明”的自说自话状态, 不可能生成引领本土教学、内涵本土经验、凝聚中国元素、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教学论成果, 其原因主要是我国教学论研究的理论自觉缺失。教学论研究的理论自觉是指教学论研究者对其所学习、运用和研究的理论应有“自知之明”, 它要求教学论研究主体对中国“传统的教学思想”作出自己的理论开发, 对“西方理论”作出自己的借鉴, 对当下中国教学实践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和回应, 对“本土教学实践”作出自己的理论提升。

关键词: 教学论研究; 理论自觉; 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 G40-03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4203(2013)07-0056-05

Theory Consciousness of Teaching Theory Research and Its Path of Realization

AN Fu-hai

(Research Center of Northwest Minority Education Development,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Currently, many researches on teaching theory in China are in a one-way state without self-knowledge. Therefore, it is impossible to achieve a teaching theory that could lead to the local teaching, accord with local experience, agglomerate Chinese elements and possess the global significance. The main reason is lack of theory consciousness in teaching theory research in China. Theory consciousness of teaching theory study means that the teaching theory researchers should have their “self-knowledge” about the theory that they learn, apply and research. Theory consciousness of teaching theory research requires that the researchers should figure out their own theory development on Chinese “traditional teaching thought”, make their reference to “the western theory”, get their own judgment and response to the present teaching practical problems in China, and promote their own theory of “native teaching practice”.

Key words: teaching theory research; theory consciousness; the path of realization

^① 收稿日期: 2013-05-28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青年项目(EMA110407); 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SKQNGG11015)。

作者简介: 安富海(1981—), 男, 甘肃庆阳人, 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教育学博士, 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构建中国特色的教学理论和教学论学科体系,使中国教学论走向世界并促进世界课程与教学理论的发展,是数代中国教学论研究者的共同理想。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教学论无论在引领本土教学实践、解决教学实践问题方面,还是在凝练教学论的中国元素、寻找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教学论思想和思维方式等方面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前我国教学论研究主要存在两种趋势:一种是运用思辨的方法,以“学科应该怎么样”为研究目标,得出一些常识性的结论。这种以寻求“应然”为目的的话语方式和思考方式虽然能给教学论研究者和学习者带来更多的使命感,但同时也使许多研究者被“学科”这个虚设场景所吸引,疏于对“实然”状况的关注。另一种是运用调查研究的方法走进课堂开展研究,通过对材料的简单分析,得出一些不痛不痒的策略建议。客观地说,这两种研究都未能生产出真正有知识增量意义的教学理论知识,因为这两种研究的结论都带有很强的主观臆断色彩,缺乏应有的立论前提。本文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教学论研究理论自觉缺失。究竟什么是教学论研究的理论自觉,教学论研究为什么要强调理论自觉以及怎样实现教学论研究的理论自觉?本文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索。

一、什么是教学论研究的理论自觉

1. 教学论研究的理论自觉的内涵

何谓理论自觉?理论自觉并不是一个新生的学术术语,在以大量引进西学和以启蒙为主题的20世纪80年代,整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就已经意识到并相继提出了西学引鉴中的理论自主性问题,但此时的理论自觉还仅停留于政治话语层面。“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明确提出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理论自觉问题,且开启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并有相应的理论建树,但在随后掀起的人文社会科学建设潮流中,理论自觉问题则延宕为次要问题,甚至转化为近乎空洞的理论体系或‘××学’的建构。”^[1]进入新世纪,一些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如哲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再次提出了学科发展中的理论自觉问题,但真正对理论自觉问题进行深入阐释的要数郑杭生教授,他根据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理论,针对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对“理论自觉”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刻论述。他认为,“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是指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对其所教学和研究的社会学理论要有‘自知之明’,即要明白它们的

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趋向,分清哪些是我们创造的,哪些是汲取西方的”^[2]。理论自觉是文化自觉的一种形式,“自知之明”是“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的核心概念。

什么是教学论研究的理论自觉?教学论研究的理论自觉是指教学论研究者对其所学习、运用和研究的理论应有“自知之明”,即时刻要清醒自己所学习、运用和研究的理论是谁的理论,它是怎样形成的,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趋向是什么,学习和研究这些理论对本土教学理论的发展和教学实践的改善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也要时刻意识到我研究的实践是谁的实践,我研究的实践是在谁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也还要时刻提醒自己,我作为教学理论知识的生产者,为谁生产知识,为什么要生产这些知识以及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生产知识等。理解教学论研究的理论自觉的内涵,需要把握它所强调的几个关键问题。

第一,深刻认识自己的理论传统。教学论研究的理论自觉首先强调要深刻认识自己的理论传统,包括我国的教学理论传统以及与教学理论相关的其他理论传统。认识自己理论传统的目的是要告诉自己,我们的教学论研究“接着说”的基础是什么,也即我们的教学论研究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和理论背景下进行的。只有深刻认识我们的理论传统,才会对我国当前教学论研究进行必要的反思和批判,进而促进教学理论和教学论学科的发展。

第二,深入了解自己的教学实践。教学论是人们基于实践,在人类思维领域构建的理论体系。因此,进行教学论研究必须充分关注自己的教学实践,不仅要关注过去的教学实践,还要关注当下的教学实践,更要预测教学实践的发展趋势。我们在进行教学论研究时,应始终将教学论研究根植于中国教学实践这片沃土。因为再完美的理论阐释,再严密的逻辑构建,如果不能在实践中加以验证,其命运必是昙花一现。进入教学实践,基于实践并在实践中把握研究对象,分析教学问题,探寻教学规律,解释教学现象,实现“客体主体化”与“主体客体化”的双向建构,才能生成适合本土的教学理论。

第三,理性辨识异域的“先进理论”。教学论研究的理论自觉要求教学论研究者以一种开放的、自由的心态吸取异域先进理论,特别是西方理论的优秀成果。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西方理论是以西方人特有的生命形态和生存经验为基础的,它的问题意识和思想旨趣基本上生成于西方人特有的生命历程之中,它审视和追问的方向也主要是西方人

特有的生命经验,我们不可能期望让他们代替我们去理解、反思我们自己的生命境遇和生存意义,仰仗他们的理论解决中国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问题。因此,我们应结合本土实际理性辨识和引鉴异域的“先进理论”。

第四,研究者应有相应的专业情感。教学论研究的理论自觉还要求教学论研究者应有强烈的专业情感,即必要的专业操守和责任意识。“教学论研究者在现代知识体制的保障下,获得了足够的专业知识和话语霸权,同时也使一部分教学论研究者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逐渐失去了知识分子应有的学术精神和学术人格,致使教学理论知识生产过程打上了浓厚的功利色彩,进而用连自己都在批判甚至唾弃的方式进行着教学理论知识的生产活动。”^[3]专业情感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有专业认同感。教学论研究者应把教学论研究当作一种精神上的志业,自觉遵守各种学科规范,应该把自身的教学论研究视为一种自我德行养成的过程,不断实现“化规范为德性”,形成有血有肉的学术人格。二是要有明确的责任意识。教学论研究者要站在学术研究的立场,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不断探求科学真理,要将教学论研究不仅看作是自我思想的表达,而且要看作是一种自我批判和自我完善的过程。

2. 教学论研究的理论自觉的主体与内容

“理论自觉是主体的理论自觉,体现着主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4]从主体存在的状态看,主要包括个体主体和集团主体两种类型,理论自觉的主体也包括个体主体的理论自觉和集团主体的理论自觉两个方面。个体主体的理论自觉表现为个体在学习、运用、研究、建构理论过程中的“自知之明”。集团主体的理论自觉是指整个“集团共同体”在学习、运用、研究、建构理论过程中的“自知之明”。个体主体的理论自觉程度决定着集团主体理论自觉的程度,集团主体的理论自觉状态及方式对个体主体的理论自觉有一定的导向作用。我们认为,教学论研究的理论自觉的主体也应该包括从事教学论研究的个人和整个教学论研究的团队两个方面。从事教学论研究的个人的理论自觉程度决定着整个教学论研究团队的理论自觉程度,整个教学论研究团队的理论自觉状态不仅决定着教学理论在引领和指导教学实践过程中的预见性和有效性,还决定着教学论学科的合法性地位,而且对后来的教学论学习者有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

教学论研究的理论自觉,实质上是教学论研究者个人和整个教学论研究团队在从事教学论研究的

过程中在理论学习、理论应用和本土理论建构方面的自觉状态和程度。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理论学习的自觉。理论学习的自觉是指教学论研究者在学习本土理论(包括教学理论和其他理论)和借鉴异域理论(包括教学理论和其他理论)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独立的精神和批判的态度。二是理论应用的自觉。理论应用的自觉是指教学论研究者在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理论阐释、分析、矫正教学实践问题时应有的一种尊重实践的研究理念和敬畏实践的谨慎态度。三是理论建构的自觉。理论建构的自觉是教学论研究者在借鉴异域理论、提升本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生成新理论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本土意识、本土情怀和本土责任。

二、教学论研究为什么要强调理论自觉

1. 矫正当前我国教学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教学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研究的“移植”现象。教学论作为“舶来品”的历史渊源,使得我国相当一部分教学论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毫无反思和批判地接受和移用国外或其他学科的概念或理论框架。^[5]其主要体现是,研究者往往盲目地吸收其他学科和其他国家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范式,注重探讨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的优越性及其启示、意义等,而较少关注它们自身的局限,片面追逐时髦、玩弄辞藻。“今天,系统论出来了,教育就变成了工程、系统工程,明天,电子计算机科学大发展,教育又变成只是信息加工和改造的活动。”^[6]近年来,“生活世界”等陌生概念和术语出现在教学论研究的相关著作和学术论文中,但研究者往往忽视了从其他学科移植来的概念的多义性、情境性,造成理解上的分歧和认识上的偏差。“我们从译著中得来一大堆名词,如生活世界、生活体验、后现代等名词、概念当然也很好,能给人以某种启发。但这些名词、概念是如何被论述的,又是如何与中国实践结合的?我们缺乏论证和研究。”^[7]二是实践研究的“虚华”现象。新课程改革以来,关注实践、研究实践成为教学论研究的“时代强音”,一时间,关于教学实践的研究成果成倍增加,乃至教育学术刊物都难以承载。然而,十年过去了,这些表面繁荣的研究虽然不能说对中国教学实践的改进和教学理论的发展没有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至少可以说作用不大。其原因在于这些研究是一种

立论前提遗忘和理论指导缺失的自说自话式的研究,研究者凭借自己的经验或个人主观意志去判断教学实践的问题,经常会得出一些被一线教师称之为“正确的废话”的研究结论,它当然不可能对教学实践的改进和教学理论的发展产生建设性的意义。教学论的理论自觉要求研究者时刻提醒自己所研究的实践是鲜活的、流淌的中国教学实践,而不是符号化的、异域的实践;研究的实践需要本土理论的指导,无理论指导的实践研究是一种主观臆断式的研究;从事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获取数据、完成项目、发表论文、晋升职称,还要力所能及地为教学实践问题的解决和教学理论的发展贡献力量等。这种提醒能使研究者自觉不自觉地摆脱理论研究的“移植”和实践研究的“虚华”现象。

2. 规范我国教学论研究,促进教学论学科的发展

强调教学论研究理论自觉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规范我国教学论研究,让研究者时刻提醒自己,我们把什么样的教学论研究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是世界眼光本土特色兼具的中国教学论,还是西方某种教学论及其他理论的中国化?虽然两种类型的中国教学论都包含世界理论,但由于强调的重点不同,世界理论进入中国教学论的方式完全不同,对中国教学论的影响也就完全不同。前者是“以我为主,锦上添花”的借鉴,是在充分认识自己理论传统和明确异域理论来龙去脉的基础上理性汲取其合理的因素,必然会促进世界眼光本土特色兼具的中国教学论的成长和发展;后者则是毫无反思和批判地接受国外的理念和理论框架,并为这些理念和理论框架的合法性进行大张旗鼓的辩护和宣传。如果将“世界眼光本土特色兼具的中国教学论”作为我国教学论学科发展的目标,且得到每位教学论研究者的认同并体现在研究过程中,那么教学论研究者必会时刻反思我研究的理论是谁的理论,它对我们自己的教学论研究及教学实践改进有什么意义诸如此类的问题,这种状态就是教学论研究中的理论自觉。另外,教学论研究的理论自觉还影响到如何进行教学论的学科建设,如何培养教学论的学生,如何办课程与教学研究杂志,如何总结“中国教学经验”,如何形成中国教学论流派以及如何进行教学论的学术争鸣等涉及教学论学科发展的重大问题。

三、怎样实现教学论研究的理论自觉

费孝通先生在论述“文化自觉”时强调,文化自

觉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条件。^[8]费孝通先生的这个分析为我们实现教学论研究的理论自觉指明了方向。本文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教学论研究的理论自觉。

1. 对中国“传统的教学思想”作出自己的理论开发

要想让“教学论体现地域特色——中国,必须突显其历史内涵——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的教学思想与实践异彩纷呈,几乎包括了教学研究的各个方面”。^[9]一般来说,我国传统的教学论学术资源包括两大类:一类是教学论产生前的,属于中国教学思想史范围;一类是教学论产生后的,属于中国教学论史范围。这两个方面是教学论学习者了解中国传统教学论学术资源的主要依据。因此,研究和编写中国教学思想史和中国教学论史至关重要并迫在眉睫。费孝通先生在论述“文化自觉”时,用很大篇幅回顾了中西文化的不同,分析了西方文化“天人对立”和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之区别及其形成的历史过程。其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中西文化之间不仅有区别而且这种区别不可避免,我们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教学论研究的理论自觉也应该对中国“传统的教学思想”作出自己的理论开发,其目的也是为了让教学论学习者了解中国传统的教学思想及教学论学科发展的过程,明确中国的教学论与异域的教学论存在极大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不可通约。如果我们的教学论学习者对自己这方面可资开发的宝贵资源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从一开始就一味地学习异域的东西,这样的学生很难期待他能有什么“理论自觉”,如果当了老师,就会在完全否定本土教学论传统资源的基础上将欧美的理论传授给他的学生,久而久之,我国的教学论就会完全沦为异域教学理论的“消费市场”。“学科是历史的产物,并以一定的措辞建构起来。”^[10]教学论学科也不例外,它不是凭空进行的,而是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是在批判和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无论外界对教育的发展提出的要求何等多,何等新,何等强烈,还得从历史遗留下来的教育材料或基地出发进行继承、改造、发展、提高,如果撇开它,都当成垃圾扫掉,另起炉灶,重新做起,或者试图从外边简单输入、建立一种美好的教育体系,这是不可能的。”^[11]因此,研究中国的教学论必须深入

了解中国教学论传统学术资源。

2. 对“西方理论”作出自己的借鉴

近代以来,“我们全力向西方学习,一切向西方看齐,不知不觉之中,我们的一切学术皆以西方为标准,只要是西方的,人们马上与科学的、进步的、正确的、新的之间划等号。相反,一谈中国的,人们马上会认为它是旧的、封建的、落后的、保守的等等,久而久之,渐渐忘却了自我,丧失了文化主体性”^[12]。这种思维方式给西方对我国学术研究的“理论示范”注入了“合法性”。历史经验和理性思考都告诉我们,在任何理论的借鉴中,“自己的头脑好比是一把刀,西方理论好比是一块砥石。我们是要拿在西方的砥石上磨快了刀来分解我国的材料,顺着材料中的条理来构成系统;但并不要搭上西方某种理论的架子来安排我们的材料”^[13]。我们学习西方的理论不是为了获取某种解释的框架,而是自觉地将自己的头脑这把刀放在西方理论这块砥石上打磨的过程,这是西方理论之于我国教学论研究的意义。因此,我们应对“西方理论”作出自己的理论借鉴,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西方理论的普适性要有正确的理解。世界上没有纯粹的普适性或普遍性,只有与特殊性相联系的普适性或普遍性。西方教学理论是对西方教学实践的概括和提升,对西方本土的教学实践有一定的引领和解释作用,但对异域的教学实践只有借鉴意义,因为教学理论不是与文化无涉的,而是一种观念文化,深深打上了民族文化的烙印。因此,作为来自异域文化的教学理论也只有经过基于本土教学实践的再加工、再改造的过程,才能成为指导我国教学实践的“教学思想”。

第二,要进一步强化教学论的本土化,改变对西方国家教学论的依赖状态。二战后,西方尤其是欧美的教学论一直居于教学论世界格局的中心,成为强势教学论,垄断着世界教学论的学术圈,且具有文化霸权的倾向。要打破这种学术垄断和文化霸权状态,不是要高喊什么口号,而是要强化教学论的本土化,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教学论研究方法流派,提高我们在世界教学论界的地位,改变学术上对欧美教学论的依赖关系。只有强化自身理论,形成理论自觉,正确的理论借鉴才能成为现实。

第三,对西方理论要有分析和识别的能力。许多被我们推崇的理论,如建构主义、多元文化理论等,在西方本土的适切性都很有争议。面对这种理论,就需要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识别,深入探讨其借鉴价值和意义。异域理论体系再美好、再诱人,如果

脱离本土的教学实践,也可能只是“空中楼阁”,“对中国教育真正具有引导力的思想最终只能形成于本土境脉与本土实践之中,不能用具有浓厚西方文化色彩的价值取向、思维习惯与言说方式来套解中国的社会现实和规引中国人的教育实践”^[14]。

3. 对当下教学实践中的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和回应

“教学论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求得教学真知,增进教学理解,提升教学实践的品质,促进人的幸福和完善。”^[15]中国的教学理论不仅要凝聚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元素,还要引领中国教学实践的发展,提升教学实践的品质。这就要求中国的教学论研究应在本土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其独特的研究视角、专业的研究方法、严谨的逻辑论证、独立的学术判断以及前瞻性的发展预测理直气壮地对不断变革的中国教学实践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回应,真正“读懂”丰富生动的教学变革实践所蕴含的思想和鲜活经验,时刻关注教学实践中的课程、教师、学生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并进行科学引导,这种关注实践的研究理念是教学论研究应该具备的“实践感”。“实践感”是教学理论积淀和创生的前提,“实践感”缺乏的教学论研究则可能会影响研究者对教学实践逻辑的正确判断,从而从根本上制约研究者在理论生成和创生过程中的价值判断。教学论研究的“实践感”实质上就是教学论研究应该关注变革性教学实践,因为关注变革性教学实践的教学论研究“不仅能从实践角度深化理论,沟通理论与实践,而且能够捕捉教学论发展的基本趋势,促进中国特色教学理论创造性生成和实践性生成,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中寻求理论的生长点,并形成多样化的理论形态,保持教学论学科创新发展持久的生命力”^[16]。事实上,“再抽象的概念困惑如果不通过系统地联系经验现实,也不可能得以充分的澄清。最超凡脱俗的理论家也不能不花费精力去与经验琐事打交道”^[17]。

4. 对“本土教学实践”作出自己的理论提升

从教学理论自身的产生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来说,教学论研究必须关注和走进教学实践。因为它不仅内含着逻辑和理性的力量,还积淀着历史和传统的元素。从教学理论创生的逻辑来看,研究者必须从当下教学实践中考察、归纳和总结,从自身的经验、体会和感受中提炼、生发和升华,从与自身已有的理论资源互渗、交织和共振中才能创造出崭新的教学理论。只有扎根于实践的理论才能呈现出实践的生命力。苏霍姆林斯基教学理论的产生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作为教学(下转第89页)

(2).

- [26][31] 北大学潮在调处中[N]. 申报, 1928-12-07(1).
- [29] 北大案不久有办法[N]. 大公报, 1928-12-11(2).
- [30] 昨日行政院会议 北平学潮决严令制止[N]. 大公报, 1928-12-05(2).
- [34] 北大学生案可和平解决[N]. 大公报, 1928-12-10(2).
- [35] 北大政分会催促解决[N]. 大公报, 1928-12-19(2).
- [36] 蔡蒋劝导北大学生[N]. 大公报, 1928-12-08(2).
- [37] 赵子懋. 国立北京大学复校运动[G]//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24辑 教育).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56.
- [38] 北大护校运动近讯[N]. 大公报, 1928-12-26(3).
- [39][45] 胡适抵平后之北大学潮[J]. 教育杂志, 1929, 21(2): 130, 130.
- [40] 北大问题尚未解决[N]. 大公报, 1929-01-13(15).
- [41] 高平叔. 蔡元培年谱长编(第三卷).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 309.
- [42] 李书华. 七年北大[M]//陈平原. 北大旧事. 北京: 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107.

- [43] 北大学生急盼开课[N]. 大公报, 1929-01-07(3).
- [44] 北大学潮一转[N]. 大公报, 1929-01-19(5).
- [46] 北大学潮已告解决[N]. 申报, 1929-02-05(5).
- [47] 陈哲三. 中华民国大学院之研究[M].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6: 188.
- [48] 托克维尔. 旧制度与大革命[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230.
- [49] 刘寅生, 谢巍. 何炳松论文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431.
- [51] 衰落之北平[N]. 大公报, 1929-07-04(1).
- [52] 王凤喈. 中国教育史[M]. 南京: 南京正中书局印行, 1947: 318.
- [53] 阿什比. 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3: 20.

(本文责任编辑 邓建生)

(上接第 60 页) 思想的表达, 其教学理论深深地反映在其伟大的教学实践中。作为一个伟大的实践者, 他基于自身的理论素养, 把自身在教学实践中的思考、感悟和体验用一种充满理性和人性色彩的理论向世人展示出来, 深情地表达了他对教学实践的思索和理解。可以说, 没有他丰富和大量的教育教学实践, 就没有他伟大教育和教学思想的产生。鉴于此, 我们认为, 异域的理论固然五彩斑斓, 但它之于中国教学论的发展永远是“基石”的意义, 而非“刀”的价值。中国的教学论研究应在借鉴异域理论和其他学科的基础上, 对本土教学实践作出属于自己的理论提升, “始终立足于自身的活动, 立足于一种内部的再造, 即通过创造性精神而获取的、按照根据和结论而进行的理性明察的内部再造”^[18], 生成和创生具有本土特色、内涵中国经验、凝聚中国元素并能与世界课程与教学论进行平等对话的中国教学理论和教学论学科体系。

参考文献:

- [1] 邹诗鹏. 理论自觉与当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J]. 学术月刊, 2011, (6): 5.
- [2] 郑杭生. 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J]. 江苏社会科学, 2009, (9): 2.
- [3] 安富海. 我国教学理论知识生产存在的问题及矫正[J]. 中国教育学刊, 2012, (9): 32.
- [4] 陈殿林. 理论自觉的哲学意蕴[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 23.

- [5] 安富海. 教学论研究者为什么“走不下去”[J]. 课程·教材·教法, 2012, (7): 29.
- [6][11] 王策三. 教育论集[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2: 368, 375.
- [7] 郭华. 教学论研究患上了“没感觉”的症状[J]. 教育科学研究, 2004, (7): 17-19.
- [8] 费孝通. 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J]. 思想战线, 2004, (2): 6.
- [9] 容中逵. 教学论学科发展的尴尬境遇及其生存之道[J]. 课程·教材·教法, 2012, (7): 24.
- [10] 华勒斯坦. 开放社会科学[M]. 刘峰,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35.
- [12] 颜炳罡. 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中国哲学史研究何以回归其自身[J]. 文史哲, 2005, (3): 30.
- [13] 徐复观. 中国思想史论集[M]. 台北: 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1985: 22-23.
- [14] 吴康宁. “有意义的”教育思想从何而来[J]. 教育研究, 2004, (5): 19-23.
- [15] 辛继湘. 教学论研究: 理论自觉与实践情怀[J]. 课程·教材·教法, 2012, (9): 25.
- [16] 裴娣娜. 中国教学论学科的当代形态及发展路径[J]. 教育研究, 2009, (3): 45.
- [17] 皮埃尔·布迪厄.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猛,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37.
- [18] 胡塞尔. 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2.

(本文责任编辑 曾甘霖)